

大八义

第一回

左云鹏恩收八弟子 赵华阳私访霸王馆

话说炎宋兴，赵匡胤受了周朝的禅让，坐了天下，改国号为大宋，是为宋太祖。那时天下太平，万民乐业，传至太宗。此时有二次回朝的老臣，神算军师苗光义，袖内乾坤算的准确，他早已测及将来传至八代之时，若是暴病驾崩，此地便不能建都了。后来太宗垂问，那时可上那里去呢？苗军师跪奏：“臣已然觅好建都之地。”太宗忙问“何处”？军师说：“就是临安，那里最好。”后来传至神宗、仁宗、哲宗、英宗、道宗、徽宗、钦宗，到了徽钦二宗，被掠北国，果然迁都临安（今之杭州）。

在徽宗时代，朝中有一臣，姓赵名会，官拜左班丞相。此人年迈，辞官不做，告老还家。那徽宗乃是一位有道的明君，有一弟名叫赵昆赵毓森，官拜八主贤王之职。赵会上殿跪奏：“臣因年迈，无力国事，恳请赦免残躯，回家休养。左丞相之事，拜求八主贤王替代。”当时徽宗允奏，赏食全俸带薪还家。那赵会得了旨意，即时谢恩，回到家中，收拾细软物件，雇骡驮轿车辆，回江南会稽县北门外赵家庄。

他们走在中途路上，面前有座大山，正走山下，忽然山上一棒锣声，跑下一枝子人来。那群人到了山下，立时将道路给横啦，当时吓得赵会颜色更变。少时从山中跑出一匹马来，马上有一山寇，看那贼跳下马来，身高顶丈，胸间厚，膀背宽，精神足满。往脸上一看，面如黑锅底，抹子眉下环眼努出眶外，大鼻头，翻鼻孔，火盆口唇不包齿，七颠八倒，四个大虎牙，支出唇外。逆鬓落腮的须子，形似钢针，好似铁线，大耳相衬长得非常凶恶。头戴青布软案巾，青布靠袄，月白布的护领。黄绒缎十字绊，青布中衣，登山洒鞋筒被袜子，青布裹腿，外罩一件青布的大氅上绣花架。怀中抱着锯齿狼牙刀，到了山下，说声：“孩子们把马接过去。”他当时跳下马来，一捏嘴唇，哨子一响，又从山里跑出一片人来，高矮胖瘦，老少丑俊不等，各人手拿着各样的军刃，在山口里面，半出半入，止住脚步。就听那黑脸大汉口中说道：“不怕王法不怕天，也要女眷也要钱；驾登九五从此过，留下人钱放回还。牙崩半个说不字，英雄刀下染黄泉。”赵会有一家人名叫赵顺，他上前说道：“山主您有甚么事情，容找报告我们主人知道。金银很多任您自取，不过家眷一层，是我家主人年迈，并无少妇长女。”那山寇一闻此言，哇呀呀的怪叫。那赵顺速忙来见主人，禀报此事。

正在危急之时，忽见山北一老者口念“无量佛，好一个胆大的强徒，你敢断道劫人，待贫道下去，叫你知晓我的剑法利害。”那山寇一听此言，知道此人的利害，说声“咱们走吧，剑客爷来啦。”说完他头一个就跑进了山口，那些个兵丁是滚的滚爬的爬，一齐的跑散。书中暗表，此山名为黑蟒山，山上聚集着许多的山贼草寇，全是莲花党之人。大寨主赛太岁马彪，二寨主双刀将马豹，三寨主金枪将张文奎，手下有喽罗兵千名之上，专在各处断道劫人。他们今天下山，巧过剑客左云鹏金针道长。因为赵会在朝为官，吃斋念佛，斋僧布道，广行善事，所生一子赵庭，今日回乡，不想中途路上，碰见山贼，得有贵客来救。老家人赵顺上前拜谢救命之恩，并问：“此山何名？”老者道：“此乃黑蟒山，乃是一股背道，你们怎么会走到这里来啦，今天是多亏遇见剑客爷，要不然那里了得”。赵顺问道：“不知剑客爷贵姓高名。”

老者说无名氏，说完那位老者走去。他们这才一同回到会稽县西门外赵家庄，老夫妻优养赵庭。

这一年，家中着了一把天火，虽然没伤人口，可是已然烧了个片瓦无存，只好移居北院。赵会一想，这是自己行善事所赶。这才令人取过文房四宝，立时写了四个大字，是僧道无缘，大门紧闭在家中隐居。将有半年，一日，忽然，门前敲打木鱼，梆梆的山响。老家人赵顺，在门房只当没听见。那赵会在后院一听就叫过老家人来问道：“赵顺你可听见外面有人吗？”赵顺说奴才不知，赵会说：“那外边有出家人化募，你问一问他识字不识字，那墙上没写着吗。叫他上别处去罢。”赵顺闻听连忙答应，来到外面一看，见有一个老道，坐在蒲团之上，盘膝打坐，面前放着一个木鱼，到了切近可听不见木鱼的声。他一看老道生得面如三秋古月，慈眉善目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三绺墨髯胸前飘摆。头戴九梁道冠，身穿八卦道袍，上绣八卦肩担日月，看那道人真有些仙风道骨。赵顺上前说道：“这位道爷您不认识字吗？”那老道一抬头，口念无量佛善哉善哉。说道：“施主，贫道我到认字。”赵顺说：“您既然认字，您看上边写的明白是僧道无缘，您改门去化。”老道说：“施主您是贵家主人？”赵顺说我不是，我是管家。老道说：“呕，原来您是管家，请您往里回禀，我一不化房屋地产，二不化柴米，三不化砖瓦，四不化木料。”赵顺一听说：“道爷您全不化，您可化什么呢？”老道说：“我就化您后宅的那位公子爷。”老家人一听忙说：“道爷您快走吧，我家员外斋僧布道，修下一子名唤赵庭。家中千顷就是一棵苗。”道爷说：“您给往里回禀，就说我不带走，我是白天修文，夜间习武，给你们赵氏门中增光耀祖”。赵顺一听遂说：“道爷您在此少等，待我到里边给回禀一声”。说着转身来到里边，见了赵会说道：“回禀员外爷，门外果然是位道爷，在那里意欲化缘”。这才将道爷所说之言，述说一遍。赵会一闻此言，心中暗想：不知道他是何许人，既然要将文武艺传於我儿，长大成人也能光耀门庭。因此他主仆二人计议，就出门看，果然气度不凡，真有点仙风道骨，忙向里相请。那老道便将木鱼拿起，随员外往里而来。赵会说：“赵顺你可以代道爷拿着东西物件。”赵顺答应，几个人一同到了书房，分宾主落坐。老家人将包袱放在桌子之上，走出去将大门关闭。赵会问道：“道爷，方才我听说道爷您的意思，我很喜欢，但不知您怎么个传法，还是将我儿带走，还是住在我们这里传艺呢？”老道说：“在贵府上传艺，可有一节，必须应我三件大事。”赵会说：“道爷，这三件大事，您可以说一说我听听。老道说：“头一件是我徒弟，在三年内不准父子相见，不叫你们跟他过话。那第二件是许我不教，不许你们不学。第三件是您找一个厨子，要干净俐落，还得知书识字，单在我们一处，不许跟我们过话。我们用甚么，我给他写出单子来，叫您好预备。”赵会说道：“道爷您不用教啦，不用说三年啦，我到是成。我那拙荆，一天见不着都不行，何况三年哪。”老道说：“员外，不用您说，金打佛口出，要是我门徒，他自然的就成。那您将公子爷请出，我们一见。”赵会说也好，便叫家人往里去叫公子去。那赵顺来到后宅，正听见屋中赵庭跟他娘赵门杨氏，在屋中说话。赵庭说：“唔呀娘啊，将来我若学好了武艺，一定去到黑蟒山，杀死那些贼人，想当年若不是有位道爷，在山上念了声无量佛，咱们全家，都得死在那里。”赵顺一听说道：“公子爷外面员外有请，给您请来一位老师。”赵庭道：“好了，但不知是个俗家，还是道家僧家呢。除去道家我学，别的人我不学，你快给轰了出去。”老家人一听说有门儿，这才说：

“公子爷，是一位道爷。”赵庭说：“好，这才随他来到了外面书房。”

家人高打帘笼，赵庭进到书房，正脸一看老道，师徒就有缘。他连忙上前双膝跪倒，说道：“师父在上，徒儿这厢有礼。”说着磕完头，直直的跪在那里。老道用目观看，见他身高六尺开外，面白如玉，眉分八彩，目似朗星。黑眼珠黑如棋子，白眼珠白如粉锭，皂白分明。鼻如玉柱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头戴一顶青色文生巾，白玉镶嵌。身穿一件青缎色文擎，内衬青里衣，白袜青鞋。道爷站起来说道：“赵庭。”赵庭说声：“在，师父徒儿在。”连忙站起。老道说：“待我按摸你的四肢，是我的徒弟，我才传授武艺哪，不是我可不传。”赵庭说：“好哉，请师父你老人家按按看吧。”老道上前用左手一拉他胳膊，右手一按他脖子，摸了摸他全身，说道：“员外呀，我这个徒弟管保给您增光耀祖，一定成名。赵庭啊我赐你一号，号叫华阳。”赵庭说：“好的很哉。”老道说：“赵庭，你必须依我三件事。”赵庭说：“不知那三件。”道爷说：“头一件，三年不许跟你爹娘说话。”赵庭说：“成，我答应，只当我爹娘死了，但不知那二件呢？”老道说：“第二件是许我不教，不准你不学。不会我可真打。”赵庭说：“好的。可是徒儿我一学会呢，你老人家还打吗。”老道说：“那我就不打呀。”赵庭说：“那三件是甚么呢。”老道说：“第三件是白天传文，夜间传武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我的师父，您也得给我留出睡觉的工夫啊。”老道说：“那是当然。”这才拿过文房四宝。老道上来将要拿笔，赵庭问道：“我的师父，咱们在那里学艺呀。”老道说：“就在这西隔壁。”赵庭说：“西边是块空地呀，那里怎么样。”老道说：“员外您随我来。”当下他们三个人出书房，到了大门以外，往西来到这块空地，遂说道：“员外您可以命人在此地盖起房来，要盖一所四合房，五间西房，五间东房，五间南房，五间北房。我师徒要是吃甚么，我写在水牌之上，挂在北房廊子上。他要问我甚么，写在水牌上，挂在南房廊子上。我们是以纸笔说话，不过一言，他要跟我说一句话，当时就叫他卷铺盖下工去。”员外说可以，他们说完了话，老道给指示好了，大家二次来到宅中，到了书房落坐。

老道将毛笔拿起，在纸上开写出来十八般军刃，又买木板四块，四尺宽一丈二高。东西南北，全是这个样的墙，方砖要三百六十块，大开条二百四十块，铁砂子要三十斤。通盘应用物件满全写齐，交与了赵会说道：“员外您想此房必须多少日子交工。”赵会一听忙问道：“赵庭啊你可能与你娘亲三年不见吗。”赵庭道：“唔呀，爷呀那还不容易吗？就当是忘了娘亲了，我跟我师父学会了武艺，可以改换门庭增光耀祖。”赵庭又说：“我的师父，咱们可是多咎在一处啊，我好学。”老道说：“好。那么请员外再预备书籍。我过些日子再来。”说完站起身形，往外走去。赵家父子往外就走，到了大门之外，赵会说：“道爷您过一个半月来也就行啦。”老道说：“是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我的师父呀，但不知我还有几个师哥师弟呢。”老道说：“我就教八个徒弟，你有一个师哥，我还有那六个徒弟。”赵庭说：“但不知我那师兄是谁，他姓字名谁呀。”老道说：“他名宋锦，号叫土公，别号人称抱刀手。为师我到处传艺，是量其材授其用。他住家山东济南府，莱水县东门外宋家堡。我又与你收下一个三师弟，住家辽阳州东门外，苗家集的人氏。姓苗名庆字锦华，别号人称草上飞。我与你收下四弟，住家在兖州府南门外白家河口，姓白名堃，人送号水上漂。与你收下五弟，住家苏州府南门外，太平得胜桥张家镇。姓张单字一明，号叫文亮，当地人送外号叫夜行鬼。我

又与你收下六弟，住家山东兖州府东门外陶家寨。姓陶名金号叫遇春，混号人称威镇八方鬼偷的便是。与你收下七弟八弟，他们住家在扬州北门外，那阮家寨的人氏，姓阮名通双字洪芳，别号人称钻天猴，实有飞云纵的工夫，平地能起两丈八的高。八弟名叫阮麟号叫弱芳，别号人称入地鼠。我与你教了一个大师兄，因为他不服我的教导，我将他逐出门外。此人姓李名纲字通真。别号人称青面兽。我与他斗志才收你们弟兄八人。那李纲临行之时，他说：“师父我从此飘门在外，到处行侠作义，决不能给你老人家摔牌现眼。镖不喂毒药，身不带薰香，您以后收多少徒弟，我也不管。可是有错我可就亮刀就杀。”左道爷说：“杀可是杀，我可要脏。”李纲说：“那是当然，”他由此走的。左云鹏又说道：“一不准你镖喂毒药配带薰香，二不准插草为标落山为寇，三不准打把式卖艺，四不准结交莲花党，五不准拨门撬户，守为师我的规则。若有失可小心你的大师哥，追取你们残喘。必须在江湖绿林上成名露脸，发展你自己独谋的志向。”

当下老道把话问完，来到西里间。拿出夜行衣一件单刀一口，百宝囊的东西样样一份，另外夜行衣包一个包袱，当面交与赵庭。又说道：“你在外行侠作义，可不准留下名姓。你还有两位师叔，可是两位僧家，远在边北。你大师叔广下惠，人称彻地腾仙。你二师叔上连下锁，别号人称陆地飞仙，是咱们八门头一门的人。”赵华阳在旁是连连的点头，将夜行衣交代齐毕，老道又说：“你要在外行侠作义，要偷那恶人的不义之财，可是事先须要访查明白。准是赃官恶霸，或是那不正之人，那时再夜晚前去，或杀他或偷其银钱，去周济贫苦之人。你不在外不准小看人，目空四海。”赵庭说：“是啦吧。”左云鹏又说道：“那么你到东院去问你那父母说明，我可要开头授艺啦。”赵庭答应，立时向他们老夫妇说明。

回来在西院，看老道带来了两位文生墨客，一位姓张叫张久锦，一位姓龚，叫龚有忠，二位文学很好，为是传给他文学。张龚二位先生在西房，白天传他文学，夜晚老道传他武学。文学是午后传艺，武学子时以后传艺，赵庭学的很有进步。左云鹏费尽三毛七孔心，因为赵庭年龄已大，周身筋骨多已长成，这才配治好了舒筋活血酒，叫他每日早晨喝下一盅去，每夜传艺。那东院赵会夫妻，在赵庭头次到东院辞别的时候，看着他是双目落泪。赵庭说：“吾的爹娘可要将心放开了，不要想念於我，展眼数年功夫我便可学成。您可想得那年咱们路过蟒山，遇见那些草寇将咱劫住，正在紧急之际不是山上有位道爷喊了一声无量佛，要不然咱们全家遭难，焉有今日。那道人乃是今日之道长，他是世外的高人。我要将他放走，将来上那里来访问明师。再者说，孩儿我学得文武艺，货卖帝王家，在朝得个一官半职的，那时调官兵围山寨剿灭草寇，也可报了此仇，请父母放心吧，儿我要告辞啦。”说完话他转身而去。这院老夫妻是放声痛哭。后来老家人赵顺过去百般的劝说，他夫妻才止住悲声。那赵庭在西院学艺是逢年按节，老道打发他到东院来看望他父母一次。赵庭到了东院拜见完了，三五句话是转脸就走，茶水不饶，又回到西院学艺。

书要简短，他整整学了二年的艺，功课已满。老道便将张文锦、龚有忠的束修给过。打发二人走后，便命赵庭去到东院，在他父母面前练一练，令他们看看。赵庭点头答应。别了师父来到东院上前打门，老家人开门看，原来是公子爷到啦。只见他身高八尺双肩抱拢，真是扇面的身子，面如美玉，眉分八彩，目如朗星，准头端正，四字海口，大耳相衬。头戴青缎色八瓣壮

士巾，窄绫条勒帽口，鬓边斜插茨菇叶，顶门一朵红绒球，在那里是突突的乱跳。身穿一件青缎色贴身靠袄，蓝缎的护领，黄绒绳十字绊，青纱包扎腰紧衬俐落，青底衣大叶子搬尖洒鞋，鱼白的袜子，青布裹腿，透出来精神百倍。闪披一件青缎色英雄氅，蓝绒线绣出来的蝴蝶花飘带未结，水红绸子里。肋下配定一口刀，绿沙鱼皮鞘。真金饰件真金蛤蟆扣，青铜的吞口，青绸子挽手，往下一垂。赵顺说：“公子爷您这一年学得身礼真好看哪，想必是艺业学成啦。”赵庭说：“对了，老哥哥呀，我已然学好了。”说话之间进了大门。赵顺将大门关好，主仆二人往里来，到了后宅院中。家人喊道：“主母，我家公子爷回来了。”屋里的赵会夫妻，一听喜出望外。杨氏一听心中大喜，连忙叫他进来。主仆来到屋中，赵庭上前与父母叩头行礼。赵会忙问道：“我儿你与那位道爷，可曾学会了甚么艺业？”赵庭跪在那里说道：“我学会文武艺。”说着便将易经背了几篇，字音不乱。赵会一听心中暗喜，遂又问道：“但不知你的笔法如何，来呀笔墨纸砚伺候了。”老家人忙将四宝取了过来，华阳提笔在手，当时写了自己的名姓。赵会一看，真比自己写得还好啦，足可以在朝为官。喜出望外，连忙命家人将书房打扫干净。令厨房预备素席一桌，“我要谢候那位道长，他替我累尽三毛七孔心。”老家人答应去了，这时赵会便带领了赵顺来到西院，亲身来请道长东院吃酒。主仆到了西院上前打门。厨子问道：“外边甚么人？”赵顺说：“是我家主人来啦，请道长到东院用素席，要谢候他老人家。”厨子一听是主人来啦，连忙到了上房说道：“剑客爷，东院我家主人带了仆人前来，请您到东院去相谢。”左云鹏说：“好，待我就去，”说着话来到西房，提笔写好了一个简帖，暗暗放在袍袖之中，这才来到大门外。赵会一见连忙一躬到地笑脸相陪，口中说道：“多谢剑客爷您的美意，传授我儿，替我夫妻管教此子，真令我感激非浅。”左道爷哈哈大笑，说：“小事一件，何用老员外客气呢。”赵会道：“仙长爷请您到东院用酒吧。”三个人这才一同到了东院。此时书房早已预备好了，赵会请道爷上坐，老道说：“还是员外上坐吧。”赵会道：“焉有我上坐之礼，还是请道长，您不用客气，就请上坐吧。”老道请让再三这才坐下。赵庭也从后面过来，见了他爹娘跟他师爷。

赵庭说道：“爹爹呀，我在酒席筵前练一练我的武艺，请你老人家观看。”赵会说：“好吧，待我看来。”他心中所思，左不是弓刀石之类，遂叫他练上来。赵庭说：“老哥哥，您将窗户支上。”说着将头巾取下交与家人，伸手取出一块手巾来包好了头，将刀抽出，把刀鞘放在地上，这才砍了一趟万胜神刀。此刀乃百刀之祖。那老员外赵会一看，他儿子练的成了刀山啦，不由暗喜连喝采。少时收了式，赵庭又说道：“老爹爹，我还有一手绝艺，再请老爹爹你老人家观看。”说着话他来到屋里，到北里间去换装。老员外看他所练的倒是好，只有一样，他总有点作贼的形样，自己心中不明白。不由的看了看道爷，心中纳闷放下酒盅，低头不语。少时赵庭由屋中换好夜行衣出来，白昼衣服打成腰围子，紧衬俐落背后背刀。他临出来之时，一长腰就蹿出来啦。赵会一看就急啦，说道：“我儿你这艺业，是跟道长所学，你就不用练了，我心中明白啦。”赵庭看他爹爹面带怒容，遂上前说：“我的爹爹，您不要生气。”员外赵会说道：“赵庭啊，这全是你师父所传？”赵庭说：“不错，是我师父所传。”赵会说：“好，老道您这不是传我儿艺业来，您是刨我们家里的坟来了。我以为三年功夫，您传他弓刀石。谁知您教他作大案贼。那年我在任所捉住的贼人，全是如此。赵庭啊，你就随着你的师父，

你们爷儿俩走吧，不要在家里哪。将来你花惯了，再把我的高尚的家业花净，那你就占山为王啦。将来断道劫人，被官人拿获，用国家王法一催你，你招认了，岂不是个刨坟锯树的罪过。将来我必要受你之累，莫若我是命中无儿不强求，你去你的吧，休要管我二老了。”赵庭一听连忙回到屋中，将夜行衣脱下，换了白昼衣服，又来见老员外，说道：“我的爹爹你不要生气，师父也不要生气。”左云鹏道：“赵庭，我已告知了我的规矩，不准你犯。你若是犯了一样，可小心你的命。”说完了站起身形，说道：“员外你不用害怕耽惊，赵庭若有大凶大险，贫道我自能前来搭救。员外呀，贫道暂且与您告辞。”赵会说：“赵顺，你随我相送道爷。”赵顺答应，主仆往外相送。赵庭说：“师父，可以在我家再住些日。”老道说：“不用啦，我走啦。赵庭啊你可小心，在外做事忠奸任你自为，可小心你的项上的人头。”赵庭说：“是，徒儿不敢胡为。”当下三人往外相送，赵庭是恋恋不舍。到了大门之外，道爷伸手拉了赵庭的手，说道：“赵庭啊，你要守住为师之规矩，可以高枕无忧。”回头说：“员外，我徒弟赵庭，他今年二十有一，你看他印堂发亮，能够在外做事，足可以给你门中增光耀祖。”说完又叫道：“赵庭，你看你的大师哥来啦，他就是被我逐出门外的李纲。”

赵庭父子往西一看，就见从西边来了一个花儿乞丐，身高七尺开外，青须须的一张脸面，一脸的淤泥，汗道子挺长。细眉毛，圆眼睛，蒜头的鼻子，大嘴唇，小元宝耳朵，耳朵梢全干啦。只是两支眼睛一瞪神光足满，穿的衣服破旧不堪，前头一块后头一块的，成了蓬蓬老啦。拖拉着两支破毛窝，手中拿着一根秫秸棍，走道自言自语的。赵庭一听，原来他说的是：我师父说我不成器，将我逐出门外。以后他老人家给我收了多少师弟我全不管，可是他要犯了咱们爷俩的规矩可不行。那时我把他人头带着去见我师父。说着话从门前走过，往东去了。左云鹏又说道：“赵庭你再往西看，你那师弟来了。”赵庭与他父不由的全都往西一看，回头再看老道是踪影不见，就连那乞丐也无了影儿。

三个人不由大吃一惊。赵庭说：“爹爹呀，你看我的师父，乃是世外的高人，得看咱们一回头的功夫，我师父与我师哥哥，就都没了影儿啦，您就不用着急生气啦。”赵员外说：“好，你且先进来。”当下他们主仆三个人到里面，赵顺关好了大门。赵会说：“儿呀，你且随我到内宅，见见你的娘亲。”赵庭答应，当下父子二人来到内宅。员外说：“夫人呀，未想到你我家运不通，死后咱们都不能安顿。”杨氏道：“老爷，此话从何提起呢？”员外说：“夫人呀，你我命中无儿，不要强求，咱们只有赵庭一人，为是叫他将来接续咱们赵氏门中后代香烟。头三年来一道人，说是传给我儿的能为艺业。三年已过，我以为他传授了他弓刀石，谁知道今天他在外头一练，我一看原来跟我当年在朝为官的时候，所审问的大案贼一般不二。你我夫妻下世之后，他花惯啦，将咱家业花净，那时他就许出去偷盗，或是断道劫人。那时他为恶满啦，被官府拿获拷问出来，你我的死去的鬼魂，也要跟他担了骂名。你先把箱子里当年我三班朝典，叫他用吧。另外还有弓弦一条，钢刀一口，鸩酒一盅，一齐交给了他吧。”赵庭一闻此言，他急忙跪倒尘埃，口中说道：“我的爹爹，儿今年已然二十有一，所学的武艺尚未施展。您怎么就会知道我竟作坏事呢。为何赐儿一死？您是所为何故？”赵会说：“赵庭啊，我原想那老道传你正当艺业，将来保护朝纲，谁知那老道竟教给你拨门撬户小巧之能。”赵庭说：“我的爹爹，您不知道我那师父，虽然教给了我

小巧之能，他可有规矩。我要背一背，你老人家听一听。我们讲的是杀赃官，灭的是土豪恶霸，敬的是义夫节妇，孝子贤孙。保忠良，爱好友，偷富济贫，不留名姓，此乃侠义之风。”员外说：“赵庭啊，你就不用说啦，你今天将舌说破牙根出血，你也是枉费唇舌，老夫我是要你一死。”赵庭一听这个话口儿太紧，遂说道：“爹叫我一死，我不能不死，我要是不死，落个不孝之名。您也不用開箱子，我师父赐我一口刀。”说着伸手拉出刀来，往肩上一横，就要抱刀自杀。那老夫人杨氏，连忙上前说道：“我儿且慢，容我说几句话，你再死不迟。”遂说：“老爷，由其您在朝为官，忠心报国，在家是斋僧布道，才积下一子，为传后代香烟。”回头又说：“赵庭，为娘生养你，可是不易。你若忍心抱刀一死，岂不断去了赵氏门中后代香烟。”赵会说：“夫人，我今天是非要他一死不可。他如不死，少时我是抱刀一死，要不然我是喝鸩酒。因为他不死，倘若再做出那不义之事，岂不给咱们落下骂名。”杨氏道：“老爷您先上前边书房歇一歇去，少时叫您看他的尸身，还不成吗。”正在此时，可巧仆人进来说道：“员外呀，现在外边有人求见您，请您赶快的去。”赵会主仆这才去到前院书房。按下不表。

且说杨氏见老爷走后，遂说：“儿呀，您父非是一定要你一死，实在是因为你会了武艺，恐怕你作出那不才之事，才如此的令你死。”赵庭说：“娘啊，孩儿的师父临别的时候，全都嘱咐好了我们，不准胡作非为。孩儿如若做出不才之事，连我师父都不用动手。我有一个大师哥，名叫李纲，外号人称青面兽的便是。他专暗中监视，一作错事，他就给杀了。”杨氏道：“那么而今之计，我也不忍你一死。你可以收拾了你的应用东西物件，前去扬州府，找你舅父去。他在县衙门里，充当班头。你一打听花刀太岁杨洪，没人不知道。在那里先住着，顺便令他与你先找一事，暂且存身。容我在家劝说你那爹爹就是了，劝过他来再与你去信，你再回来。”赵庭一听，也只可这样。母子这才到了里屋，收拾好两个包袱，将夜行衣靠，以及应用之物全都包好，打开后院小门，将赵庭送到门外。赵庭跪在杨氏面前说：“娘亲大人，请多保重。孩儿走后，您千万不要惦念与我。儿到了外面非做了一件惊天动地的一件事不可。”杨氏说：“儿呀，你就一切多多注意就是。在外同不得在家那么随便。”赵庭点头答应，遂告辞扬长而去。杨氏看他走后没了影儿，这才回到了门里，回身关好小后门，拿锁头锁好，来到自己屋中，是放声痛哭。

不言他这里思子，且说那赵庭离开赵家庄，一个人顺着大道往西走。走的工夫大了，这个道路往西北斜下去了。看见一股小道，他又一直的往正北去了。他看见小道上往来行人很多，忙向一人问道：“这位老兄，这股道是上那里去呀？”那人一开口遂问道：“但不知你要上那里去。”赵庭说：“是要上扬州去。”那人说：“这股小道正是上扬州的一直道儿。那边有个姜家河口，那是一个大码头，那里姜家屯，上那里去的船支全有。”赵庭说：“借问了。”那人说：“您就不用客气了，趁早的先去吧，到那里去也好打店。”赵庭来到了姜家屯的东村头，看见一家店，墙上写着“安寓客商”，那边是“仕宦行台”，横匾是“鸿升店”。赵庭到了店门外，口中说道：“辛苦，掌柜的。”从里边出来了个伙计，问道：“客官你住店吗？”赵庭说：“住店，你们可有上房单间有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有，您请进来吧。”赵庭到了店中，伙计说：“客官，您要住单间，可以住我们柜房旁边吧。”赵庭说：“也好，我倒不拘。”说着来到一个单间门口，乃是佛道门。伙计上前开了

门，二人一齐进到屋中，赵庭便将包袱放下，见迎面一个大床，两旁有月牙桌，屋子还很干净，遂问道：“店家，我东西，是放到我的屋中，还是存到柜房？”伙计说：“您就存到柜房吧。”赵庭当时打开叫他看好，点明白了，又包上，叫伙计拿到柜房去了。少时回来，问道：“客官，您是从那里来呢？”赵庭说：“我从赵家庄来。”伙计说：“是啦，您从江南赵家庄来，是要上江北的赵家庄去吗。”赵庭说：“对啦。”可是他私自一想，怎么江北也有赵家庄呢？有此一猜想，便存一点心。那伙计便问道：“客官您吃甚么呀？说出来我可以与你预备去。”赵庭说：“随便的蒸食，你给我预备点吧。”伙计答应了出去，少时端了上来。赵庭用完，说道：“伙计呀，我几时走，几时咱们算帐吧，该多少一齐的算。”那伙计说：“好吧。”当将家伙捡了下去。赵庭说：“你就不用来了，去侍候别人去吧。我用甚么叫你，你再来。”那伙计答应着就走了。

这里赵庭将屋门关好，原来他这个东墙与柜房是隔扇相截，那屋说话，这屋里正听。就听见那屋里有一个老头儿说道：“小孩你要好好的跟您师父学吧，将来学好了武艺，也可做个有名的事儿，出外行侠做义，到处有人欢迎。”又听有一个小孩的声说道：“我是要好好的学，将来我路入贼门，吃绿林饭啦。”赵庭一听，不由一怔。心说：这么一个小孩，能为武艺还没学好，先想做贼，真是年头赶的。又听那年老的说道：“你一说就做贼，那可不容易。”小孩说：“怎么不容易呀？”年老的说：“你必须先去见那个彭化龙，他外号叫金翅鹞子。是苏州府的马快，八班的首领。见了他，你还得有一手绝艺，叫他当场看明才成。”小孩说：“干么先见他去呀？”又听老头说道：“你那里知道哇，他是一个首领，转牌为他所掌，各路全归他管。再者说，你要不献绝艺，戴不上守正戒淫花，那时就不能到各处去。就拿咱们这江南的紫云观的观主金针八卦左云鹏说吧。他收了八个徒弟，个个武艺超群，全都没有一个前去找他献武去的。就凭你一说，也敢入绿林行。那左道爷八个徒弟，都没有一个出头露面的。”赵庭一听，心中一动。又听那个老头儿说道：“你还要好好的跟你师父学吧，将来可以在镖行做个事。再者说，戴花不采花，戴花若采花，必死刀之下。我今年六十有六啦。不用说没有见戴花的啦，连听说过谁戴上啦，都没有一个，何况你这小小的年纪啦。”赵庭听着听着，自己困了，不由得躺在了床上，是合衣而卧，朦胧的睡去。不大工夫醒了，还听那屋里说话啦。老头说：“左道爷的八个徒弟，我倒知道七个，那一个我不知道他在那里住。头一个是抱刀手宋锦宋士公，第三个草上飞苗庆苗锦华，第四个水上漂白堍白胜公，第五个夜行鬼张明张文亮，第六个威镇八方鬼偷陶金陶遇春，第七个钻天猴阮通阮洪芳，第八个入地鼠阮麟阮弱芳。这全是金针八卦左云鹏的门徒，也没带守正戒淫花。要带上守正戒淫花，不论他老少，都得以弟兄呼之。本门人可不算。”赵庭在这屋一听，心中所思，我非带上守正戒淫花不可。说着他便朦胧睡去。

第二日天明，伙计将他叫醒，给他打来脸水漱口。赵庭用毕，少时沏来茶，赵庭正在吃茶之际，外边进来跟船之人，来到店中，问道：“店里的客官，有上四乡八镇去的没有？我们可要开船啦。”赵庭一听，没有上江北的船，遂问伙计道：“怎么会没有上江北的船呀？”伙计说：“这里是没有，他们不上店里来揽座。您要过江，只好亲自去到码头去。”说话之间，与他备上早饭。吃喝完毕，结了店饭账，另外又给了小费钱，伙计直点头道谢。赵庭说：“不要谢了，你可要指我一条明路才好。”伙计说：“可以。”这

才到柜房取来两个包袱，交与了赵庭，将他带到了店外，用手指道：“直奔这股小道，一直往北走，就可以打听那个码头啦。”赵庭说：“谢谢了。”这才从此往北走去，走了不远，来到了半路上，有那许多的往来之人，便问道：“唔呀，列位老哥们，你们都上那嘎哩呀？”内中有一个行路的说道：“这位江南的人，你怎么说我们上那嘎哩去呀。”又有一年老之人说道：“你是不知道，他们江南人，全是这样的说法。”赵庭说：“对啦，我请问一声，上江岸码头，是不是从此路走？”那老者说：“你不用打听了，我也是上码头去，咱们一同走吧。”赵庭说：“很好。”当下大家一齐来到了江岸。

那边的男男女女驶船的主儿，招揽座儿。赵庭一看偏西边，有一只船冷清清也没有人下船。赵庭心中纳闷，自己来到了这边问道：“船上有人吗。”他一问，出来一个老头儿，外有两个小孩，问道：“客官爷您过江吗？”赵庭说：“对哉，我正要过江北去。”说着搭跳板，赵庭上了船。那老头儿叹了口气，说道：“天无有绝人之路，不想别人不来，今可巧有您前来，我祖孙可以饿不死了。”赵庭说：“所为何故呢？”老者说：“客官爷，实不相瞒，小老儿姓江名叫江元，这两个是我的孙子。只因他的娘亲死去，我儿一时无钱掩埋，便在坐船的客官身上，每位要了一吊钱，回船的时候，又要了一次，这才将我那死去的儿妇搭埋。后来便无人坐我的船。”赵庭说：“你那儿子呢？”老者说：“病倒家中，出不来了。这里又因为我的船破坏，更没人坐啦。”赵庭说：“不要紧，我有办法。”说着话伸手取出一锭黄金，递与江元，说道：“老头你将此金子拿去花用，一半修理船，那一半可以与你儿子看病。你以后要改了名子，叫江方吧，省得那坐船之人，一看你的名子，他们不来。”江元一看，连忙伸手接了过来，称谢不绝，这才掌船往江北而去。走了多时到了北江岸，江元又令他两个孙子，与赵庭叩头道谢。赵庭说：“唔呀，小事一件不要谢了。”他下船来到了岸上，直奔村镇而来。到了村中见人打听，原来此地是靠山庄。来到镇内，路北有一座店，上写二合店。两边墙上写的是仕宦行台，安寓客商，草料俱全，茶水方便。赵庭到了门前，说道：“店家。”就见由店中出来一个伙计，身高八尺开外，胸前厚，背后宽，精神足满。身穿头蓝布的裤褂，白布袜青鞋，腰结一条围裙，黄脸膛黑眉毛，黄眼睛，小鼻子小眼睛，光头未戴帽，高挽牛心发髻，竹簪别顶。赵庭问道：“有上房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有，您随我来吧。”便将赵庭带到里边。一看是五间北上房，到了屋中迎面有张八仙桌。东西房山有小桌儿，旁边配着小凳。赵庭问道：“伙计你贵姓。”伙计说：“我姓赵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一笔写不出来两个赵字。”伙计说：“原来您也姓赵哇。”赵庭说：“对啦。”伙计问：“那么您排行。”赵庭说：“我行二。”伙计说：“原来是赵二爷呀，恰巧我行三。”赵庭说：“哦。你是赵三呀。”伙计说：“正是。正是。”赵庭说：“我这里有两个小包袱，放到你们柜房去吧。”伙计说：“银钱我们可不敢存，只因我们柜上常来侠客爷，也不知道怎么样子，那银钱就没了，我们赔人家可就多啦。今天也请您自己收存着吧。”赵庭说：“好。”伙计便将他引到了东里间，赵庭坐下。赵三打来脸水，沏上茶来。赵庭一看里边还有个东掖间，迎面还有个床，他便住在了这里，告诉了赵三，说：“你每天早晚给我两桌宴菜席，正午来一桌果席，每日如此。店饭账外，另给一两银子水果钱。”赵三是连连的答应，照样前去预备去了。

书要简短，他在这个店中，一连住了半个多月。这一天，赵三与赵庭闲

谈，说：“赵二爷您在我们店中，是等人呀，还是有事呢？”赵庭说：“我为等朋友，不见不散。”赵三说：“您这朋友贵姓呀？”赵庭说：“他姓碰。”赵三一听，说：“怪呀，我长这么大还没听说过有姓碰的呢，大半不在百家姓之内吧。”赵庭说：“对啦，这个真不在百家姓之内。”赵三说：“这位名叫甚么呀？”赵庭说：“碰着谁是谁。”赵三说：“那您等着碰吧，不定谁呢。”说完他走了出去。赵庭一个人坐在这屋里，倒很自在。这天夜里他正在东间屋里睡觉，忽听见西掖间里有人说话。他用耳音一听，就听见西屋有人说道：“哎，可叹真可叹，一个官家之后，出来还是官家的习气。每天这样的花法，将来要是花完了呢，用甚么补？”赵庭听明白了，连忙爬起穿好了衣裤，围上大氅，背上单刀，蹑足潜踪，开了屋门，直奔西间而来。到了西掖间，一听那西掖间里还有人说话：“可叹呀可叹。”他听着到了门前，伸手慢慢的开了门一看。屋中黑洞洞的，并无一人。前槽有窗片，有门，北楼下有一独睡床，床上边挂定一幅幔帐。赵庭一看，窗户划啦，心中一动。又听东里间，有人说话，说：“给他留下点，叫他好花。”赵庭一听，急忙回到东间，见自己的两个包袱，踪影不见，不由大吃一惊。欲知有何岔事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

为请彭化龙盘杆背书 刘荣下转牌群雄聚会

话说赵庭从西里间，听人家一说，自己便回到东屋。谁知包袱没啦，只见床上尚有散碎的银子摆成几个字，细看原来是“花亏银两，到处留神。银钱已亏，必定献艺。”当时就怔了。连忙到了院中，飞身上房。往四下里一看，并无有人。下房来到屋中，又一细瞧。在床角上，有四封银子，旁边有个柬帖，上写：“我弟赵庭，你找恩师传手绝艺，蝎子倒爬碑。献献这手绝艺，身受守正戒淫花。”赵庭看明白了，直耗到天光大亮，便将散碎银子，收拾到一处，拿了起来，从此他便将果席撤了。过了些日子，这一天赵庭叫伙计去看看，自己欠柜上多少钱啦。那伙计来到柜上，往水牌上一看，好钱，那上面一笔一笔写的有三百多两。遂来到赵庭的屋中说道：“大爷您等那位宾朋哟。为甚么这些日子还不见来呢？现欠柜上的账，已然不少啦。可是从打您来到我们这里之后，我挣了您的银钱有十几两都多。您有别的事情的吧，我候了您的这笔账啦。”赵庭说：“不用你候。我跟你打听打听，你们这里有恶霸没有？”伙计说：“我们这一带还真没有。”赵庭说：“那么有财主人家吗？”伙计说：“那倒有，有我们房后头，那家财主，在这靠山庄中就算第一了。”赵庭说：“是啦。”说完之后，伙计走去。

他在晚饭后，他先出去到了西村头，一个树林子里。他站在林中，往四外观看，查看道路。正看之际，见从北边来了一匹马，上边端坐一人，是位达官打扮。看那人跳下马来，身高九尺，体格魁梧。面如三秋古月，宽剑眉斜插入鬓，通官鼻子四字口，海下一部墨髯，大耳相衬。头戴一顶鸭尾巾，鹅黄绸子条，双系麻花扣，紫缎色绑身靠袄，青缎色护领，核桃粗细黄绒绳十字绊，蓝丝鸾带扎腰，大红的中衣，登山道鞋，蓝袜子，花布裹腰，外紫缎色通氅。掐金边木金线，上绣平金狮子滚绣球，飘带未结，水红绸子里。在马上得胜钩上挂一把蛇矛枪，催马顺树林往南而去。进了靠山庄，赵庭也就随后进了村庄。就见他来到店门口，下马进了店，问道：“店里可有上房么？”伙计说：“没有啦，只有西房啦，您住西房吧？”这个时候赵庭也跟了进来，见那老者正在西房窗前站着。少时伙计给开了门，那老达官进到室中，伙计问道：“您往这边来，有镖吗？”老者说：“后边走呢。等我在此休息了一夜，明日再行。你先给我打脸水来。”伙计说声“是”，出去给打来脸水，又沏来一壶茶。老者要点蒸食，吃喝完毕，说道：“你先去侍候别人去。那北房几时腾出来，你几时给我留下，我全住。这一次镖回来，我还得住你店中。”伙计说：“好吧。”遂出去了。此时赵庭在院中听明，进了自己屋中。那伙计也跟了进来，笑道：“您听见没有？这位达官爷，是挥金似土仗义疏财，我们店中房墙坍塌倒坏，后来这位达官，拿出银钱，才修盖这北房五间。”赵庭说：“那么他姓甚么呀。”伙计说：“姓无，名叫无名氏。”赵庭说：“呕，原来是无名氏。”知道人不说真名实姓，自己也不好往下问了。第二天天明，那西屋里老者叫伙计说：“老三哪。”伙计赶紧过去，问道：“甚么事。”老者说：“你给我备马匹，我要赶路啦。”伙计说：“是”，急忙出去，将马备好牵过来。赵庭急忙到了门前往外偷看，就见那老者拉马向外走，说道：“老三哪，北房几时空出来，你可给我留下，我回来还住呢。”伙计速速的答应，那老者是扬长而去。伙计来到北上房，

他就不管赵庭叫赵二爷啦。他说：“赵二大呀，你可把话听明白啦，往后天气很冷，这屋里升三个火盆也不成。依我说，您一个人住这间西掖间吧。这北上房留下与那位达官爷住，因为这房是人家花钱盖的。没别的说的，只可您受点委屈吧。”赵庭也因为自己手中无钱，只可答应。那伙计当时就将他的东西，给搬到西里间，那东间就锁好了。伙计拿他不当店客待，每日是人家吃剩的残菜残饭，过一过火给他端来，叫他去吃。赵庭心说：“唔呀，好你个混账东西。我有钱吗，就是赵二老爷。如今没有钱吗，甚么赵二大。好你个势利眼的东西。”不言他暗中发恨，且说伙计赵三，他本想要将他撵了出去。只是不准知道他认识那一位。你说不叫他走吧，他几时有钱呢？自己不敢决定。那赵庭自己心中暗想：我可给我师父丢了眼了，给我们家摔了牌啦。不免今夜我出去做一号去吧。想罢，这天将黑，他就出去了。

到了西村口，将要出村，忽听东边有人马声。他急忙回头一看，就见走的那个老达官回来了。马上驮着大褥套，银子装满了。到了店门口下马。赵庭一想：有咧，我何不偷他一下子呢。岂不省事？想到这里返身回店。那老达官进店叫：“老三哪，北房可与我腾出来吗？”老三连忙迎了出来，笑道：“早就给您腾出来了。”说着那老者进店到了北屋，伙计给端过灯去。老达官说：“老三呀，你给我把褥套搬进屋里来。”老三答应出去，一搬没搬动，遂说：“老太爷，您自己搬吧。我力气太小，搬不动。”老者哈哈大笑，说道：“那是你拿不动，差不了多少就是两千银子啦。”说着话他自己出去，搬了进来放到屋中。老三在外边将马拉去，回来又侍候着。老者叫他预备酒饭，那老三少时给端了进来。饭酒用毕，又给沏来一壶茶。老达官命他将八仙桌往前搭了搭，挪椅子。老者道：“你去找来算盘，破账本，麻绳，全拿了来，我好给人家封好了。”老三答应，不大工夫满全送来。伙计竟顾了侍候老达官，他可就把赵庭的晚饭给忘了。赵三走后，老者自己在屋中收拾银两，包成五十两银子一包，包了不少。此时天有二更已过，那老达官一时心血来潮，便伏在桌上睡着了。西里间赵庭一看，时机到了。连忙掏白蜡纸捻，用自来火点着，粘在屋门杠上。这就收拾夜行衣靠，穿齐，背上刀，又将白昼衣服包在小包袱之内，打了腰围子。然后看屋中东西不短，这才将白蜡捻取下，收在兜囊，慢慢出了西屋。来到院内，往屋中一看，见老者仍然睡觉。书中暗表，原来老达官早已料着先前在北屋住的这人，一定是江湖人，便留上神。所以他跟赵三说话，就为给他听的，如今坐在此处也是一半装睡。赵庭看时机已到，他便来到帘子外边，轻轻的打开帘子，便进到屋中。一时大意，往下一放，吧哒一声响，人家醒啦。赵庭急忙矮身就进到八仙桌底下了。少时老达官便将椅子挪到后山墙，坐在那里看着八仙桌。赵庭一看，无法可偷。这才跳出来，到了老达官面前，说道：“老达官我这厢与你老叩头了。”老者一见说道：“好毛贼，你敢前来刺杀於我。”赵庭说：“我不是毛贼草寇，我是访问你老人家，要借银两。”老达官一听，遂说道：“几百银子，我不在乎。你可以先对我说一说，我能对你说明借与不借。如今你身穿夜行衣，背后插刀，不是行刺，也是行刺啊。你是认打认罚吧？”赵庭道：“认打怎么说？认罚怎么讲？”老者说：“你要认打，我把你送到当官治罪。”赵庭说：“受罚呢？”老者说：“受罚呀，你先把你们门户，你的师父全说出来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我给我师父栽了，现了眼了。”老者说：“你先说一说呀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太叫我不开口了。我师父乃是道家。”老者说：“是南二道，还是北二道呢？”赵庭说：“是南二道。”老者说：“那

头一位乃是金针八卦左云鹏。”赵庭道：“那位便是我的老恩师。”老者说：“你莫非是我二弟赵华阳吗？”赵庭说：“正是，我姓赵名庭，字华阳，家住江南会稽人。老人家您贵姓。”老者说：“我姓焦，名雄，飞天豹子，又号神枪，八门第二门的。”赵庭说：“原来是老哥哥，小弟我要入伙当贼。”焦雄说：“不用，你还是回家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我至死也不回家，我非入伙不可。我非得扬名四海，我才回家。要不然我死在江湖全都认命。”焦雄说：“入伙当贼很是不易。”赵庭说：“一个当贼还有甚么规矩？”焦雄说：“这个还是你师父定的呢。必须有一手绝艺真是天下少有，那才成啦。由莲花党门长给身受守正戒淫花，到处不论年岁，全是弟兄相称，那才能成。二弟呀，现在夜静更深，你我说话，有扰人家住店的睡觉。最好你先回去，等到天亮，我叫赵老三前来请你，再对你说明。”赵庭说：“多谢老哥哥指点，那咱们明天见吧。”说完告辞出来，回到自己屋中，脱了夜行衣，摘下兵刃暗器，倒在床上蒙上被，就自睡了。

第二日天明，穿衣起来，开了屋门。赵老三进到焦雄的房间，收拾好床铺，又忙着给打来漱口水。焦雄问道：“老三，我问你一件事。”赵三说：“什么事？”焦雄说：“我有一个朋友，我们定好在这里相候於我，但不知你看见此人没有？”赵三说：“这人姓甚么？”焦雄说：“他姓赵名庭，字华阳，江南人。”说话间赵三吓得目瞪口呆，浑身发抖，急忙跪倒，口中说：“达官爷，是我的错了。”焦雄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赵三说：“这个人早来了，等您日子多啦。问他老人家，他说找碰大爷，所以我没敢跟您回禀，怕您生气。”焦雄说：“你快起来，去把他给我叫来。”赵老三一闻此言，急忙到赵庭那儿去，把他给请了过来。赵庭进到屋中，二次上前行礼，口中说：“兄长在上，小弟赵庭有礼了。”焦雄让赵三沏来茶，他二人吃茶谈话。焦雄道：“二弟呀，我与你同出于左云鹏左道长门下，就好像亲弟兄一般。你要入伙，必须到了一回山东济南府莱水县东门外宋家堡去找宋锦，人称抱刀手，他能同着你到州府面见彭化龙，别号人称金翅鹞子。江湖好汉的转牌都在他手里啦。转牌一走，才能招来六十四门的人。再献一绝艺，才能戴上守正戒淫花。”赵庭说：“这六十四门人，都在那里住呢？”焦雄说：“四山五湖，天南海北。”赵庭说：“怎么通知的到呢？”焦雄说：“其中就是三个人知道。”赵庭说：“那么少哇！”焦雄说：“第一个是咱们师父知道，第二个是闪电腿刘荣，第三个是彭化龙他知道。”赵庭说：“我必须去麻烦刘、彭二位兄长一趟。老哥哥必须借给我路费，才好。”焦雄说：“二弟，你我是同师门的兄弟，做甚么这个样子呢？二弟我先给你四封银子，作为路费，你也不用还我。”焦雄又问道：“二弟你欠下店饭钱多少？”赵庭说：“约有多三百多两银子。”焦雄说：“怎么吃了这么些呢？”赵三连忙接过说道：“老太爷您是不知，这位二爷住在店里，每天早上一遍酒，正午一遍果酒，外加一两小费。你说有这么许多没有？”焦雄这才知道赵庭在店里的行为，遂说：“老三呀，你将他的账，全拨到我的账上。”赵庭说：“伙计还没起身，不着急，我候候吧。”焦雄说：“不用，你竟管去说吧。”这里赵庭赶紧把随身带的衣物，军刃暗器，收拾齐备，东西物件，一样不短，出了西耳房。焦雄送赵庭辞别了店主人，离开客店，来到东村口。焦雄说道：“二弟你走你的吧。我见了转牌的刘荣，一定请他帮忙。”这才弟兄分手，赵庭连夜赶路，饥餐渴饮，非止一日。

这一天赵庭来到山东界内，天黑了，他将一进西村口，忽然看见眼前两

条黑影，进了村子。赵庭蹑足潜踪，跟了上去，躲在暗处，就看他们到了一家墙外。飞身上墙，奔房上，滚脊爬坡，向一座大院而去。赵庭尾随在二人身后，藏到院内。就见那二人，正在北房西间扒窗户啦。其中一个伸手去掏兜囊。赵庭心想：这许是采花贼吧。常听师父说，莲花党贼人专使薰香，镖喂毒药。遂就从房上顺手掀下瓦来，见他们要进屋子，赵庭一瓦打在当院，吓了二寇一跳。一抬头见房上有人，说道：“合字，随我来。”二贼声言，飞身上房，扑了过来。赵庭见二贼来到近前，双手插腰，站住了。二贼说：“你是甚么人？”赵庭通了名姓。二人说：“久仰。”赵庭说：“你二人唤作何名？”贼人说：“我们乃是弟兄二人。我姓夏，双名德林。这是我兄弟夏德峰。你意欲何为？”赵庭一看这二人报了名姓，就知道这是莲花党，今夜潜入民宅，准是前来偷盗紫合车，不期被他冲散，心中忿恨。三个人打的工夫一大，二贼不敢恋战，怕天亮走不开。夏德林猛然往外一跳，赵庭一大意，往过一追，披夏德林打了一盘肘弩，贼人才跑回了四川。后文书二人当了老道，那时再表。如今且说赵庭，独自一人，看二寇逃走，拔下弩箭来，幸亏未有毒药，心中未免愤恨，后来必有报仇之日。他自己从此往下又赶路。

行到济南莱水县，怎么也找不着宋家堡。这天一清早碰见一个捡粪的老头儿。赵庭上前问道：“这位老人家，我向您打听点事。”老头说：“甚么事？你说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有个宋家堡，那里有一位抱刀手宋锦，宋土公，外号人称抱刀手镇东方。”老头说：“不错，倒是有这一个人。可不能这样的打听，必须说霸王馆，才有人知道。”赵庭说：“怎么叫霸王馆呢？”老头说：“他们住家后边有个戴家岭，那里有弟兄二人，跟他学艺。这宋锦在街上开了一个饺子馆，卖的可太抗。他清早起来先去遛弯去，回来之后，他吃完了，才卖别人。要有那不知道的主儿，去了也买不出来。赶巧了不高兴，还能打人家。买饺子的日子长了，人家全管他叫霸王馆掌柜的。”赵庭说：“好的很哉。我是奉了我师父之命，前来访他。他真要如此严恶，那我就替我师父管教於他。”老者说：“你就从此往东去吧，青水脊门楼一过，那路北里就是那个酒馆。”赵庭点头，来到那青水脊的东边，就见伙计刚开门了，举出幌子去，赵庭就进了屋中。那伙计假作没看见，他伸手直挂棉帘子。赵庭也不理他，自己来到屋中。一看是两间明间，西边一个暗间，是柜房，门外就是灶火。有个酒保，正在那里和面，预备好包饺子。再看屋中是八张八仙桌，前槽三张，后房沿三张，东房山两张。赵庭他进门就是在挨门口的一张桌旁凳子上。见这个伙计身高七尺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面色姜黄，小黑头。圆眼睛，蒜头的鼻子，小薄片嘴，大扇风，光头未戴帽，竹簪别顶，头蓝布的帽子。白袜青鞋，月白布的围裙。看他和好了面轧饺子皮，两个谁也不理谁。伙计掐好了饺子，放在笼子里。赵庭站起来问道：“这饺子怎么卖呀？”伙计说：“你问谁啦？”赵庭说：“这屋里有谁，我问谁呀。”伙计说：“有掌柜的。”赵庭说：“他没在屋啊，上那里去啦？”伙计说：“他去睡觉去了。”赵庭说：“先给我煮二十个饺子，多来点汤。”伙计说：“你先张张嘴，我瞧一瞧。”赵庭说：“你瞧甚么呀？”他说：“我看看你的牙，长齐了没有？”赵庭说：“难道说这饺子先进贡吗？”伙计说：“这饺子倒不是进贡的，是我们掌柜的吃的。”赵庭说：“那就是啦，那么你给我片汤吧。”伙计说：“片汤儿不卖。”赵庭说：“要不然你给我做点猫耳朵。”伙计说：“你不用说啦，全不卖。”赵庭说：“你给我煮点饺子吧，倒干脆，我还等着吃完了还赶路呢。”伙计说：“好吧，那么你就等着吧。”赵庭就坐在他

旁边一条板凳上。看他已然快包满了屉啦，遂说道：“伙计呀，你先给我煮二十个吃不成吗？”伙计说：“不成，那是我们掌柜的吃的，谁买也不卖。”赵庭说：“好哇，你们不卖，这个全是他吃的。”说着将大衣脱下。伙计一看，伸手抄起一根大赶面杖来，说道：“就是不卖，你敢怎么着。”赵庭说：“你看着吧。”说完噗哧噗哧，用拳头全把饺子给砸碎啦。这一来吓得这个伙计，站在那里发怔。

正在此时，忽听见屋中有人痰嗽一声，有一个小童，赶紧打进嗽口水去。二回再嗽一声，一拍木凳，大声喝道：“甚么人胆敢如此无礼？”赵庭说：“怪不得落了个霸王铺之名呢！这些饺子也煮不熟吗？”宋锦说：“怎么？”说着打开屋帘，来到外间，看见伙计手里拿着一根大赶面杖，在那里发怔。他过来打了伙计一个大嘴巴，说道：“你不卖饺子呀？”伙计说：“掌柜的，我知道哇？你看那个屉里。”宋士公一看，饺子全碎啦。忙问：“这是怎么回事？”伙计说：“这位睡觉的要吃片汤我不卖，他是一赌气子，把饺子给弄碎啦。”朱锦一听，赶紧来到桌子旁。见那人伏桌睡啦。他便吧的一声，打了桌一下。赵庭吓了一跳说：“不卖饺子，吃不着也就得了。”宋士公说：“我吃饺子吗。你吃片儿汤。”说着上前就是一拳。赵庭忙用双手蔽住前胸，迎他手腕，右脚一勾他脚后跟，往后一送他。宋锦万没想到他有这一手，急忙收拳撤腿，脚底下一抖，噗咚一声，摔倒在饺子屉上，一下子踹翻了。“好，好拳脚。伙计们快来呀，捧着我的刀出来。”说完他正面一看，那赵庭早一个箭步蹿了出去，说道：“好，好你这个恶东西，不卖给饺子，你还打人。”宋锦说：“不用费话，打的就是你。”说罢抡拳便打，赵宋二人打在一处，打了个难解难分。

此时天光已亮，往来的人很多，全都站在一边看这个热闹。宋锦一见非使毒招不能胜他，这才使了手穿心掌，向里打来。赵庭右手一托宋锦的手腕子，底下使了个裹合腿，便踢了个大倒。宋锦爬起来，从宋郎手中接进宝刀，双手一抱，厉声说道：“小辈，今天我非劈了你不可，花多少钱我全认可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你认可，我可不认可。”当下两个人各不相让。此时童儿一看，急忙从后门跑了出去，急忙去找戴文龙戴文虎，告知他们。那戴文龙弟兄一闻此言，急忙暗藏军刃，来到了铺子里。一看闲人看热闹人很多，忙分开众人，来到里面，见二人刀法纯熟不好分解。此时赵庭心里嘀咕：此人拳法刀法，怎么会跟我们门一样呢。看自己不好胜他，这才使出绝招。见宋锦一刀劈下来，赵庭忙一闪身，下边使了一个扫蹉腿，宋锦便爬伏在地，刀也撒手扔了。这时戴文龙弟兄忙过来从中解劝，说道：“这位爷为甚么你们打起来呀？”赵庭说：“他不卖饺子，还动手打人。”宋锦说：“我吃饺子，他偏吃片汤，那个成吗。”大家一听也乐了，为这么点小事动手，真有点不值。此时宋锦说道：“南碟子，你是哪门的？你师父是谁？说出来饶你一命。”赵庭说：“你休要口出不逊。我要一告诉你我师父是谁，你得吓死。我在你这宋家堡里吃喝住，都得随便，你不敢轰我。”宋锦说：“你休要夸口。我爹娘重生一回也不能答应。”赵庭说：“唔呀，那我可不好说了。死去的老人家全都不安，我还是不说为好。”这时，戴文龙问道：“江南爷，您是那一门的？您师父是谁？”赵庭说：“我乃八门头一门，师父是道家。”宋锦忙问：“是边南的道家，还是边北的道家？”赵庭说：“是边南的道家。”宋锦问：“是头一道还是第二道？”赵庭忙说：“是头一道。”这一句不要紧，吓得他颜色更变，呆若木鸡，缄口不言。赵庭一看，知道怕老师。宋锦忙问

道：“阁下莫不是我二弟赵庭吗？”赵庭说：“正是。师兄，我是南碟子，我是华阳。”宋锦道：“列位老师散一散吧，这是我师弟赵华阳。我师父左云鹏适才派我师弟领了我师父之谕，前来管教於我。”遂说：“二弟呀，你是怎么了？怎么不早说呢？显得是我不好是的。求你见了师父，多给我美言几句。”戴家弟兄说：“二位老师快回屋中吧。有甚么话咱们屋子里说来。”宋锦赵华阳弟兄二人，这才一同回到屋里，坐下喝茶。赵庭问：“师兄，你这铺子卖饺子，怎么落个霸王馆之名呢？这要叫师父知道，焉有咱们的命在？”宋锦道：“这倒不至於被杀，左不被推出门来。就是不准配带薰香，采花做案。若犯那戒，一定被除。二弟呀，你是不知，只因我出艺之后，师父就走吧。我在这左右访友，保护这十八村。后来与戴家弟兄结交，传他们武艺。我每次回来吃饭，因为我嘴急，所以做的必要快，因此开了一个买卖。可是每天须等我吃完了，再卖。我也曾在这一方打了些个土棍恶霸，是他们恨我不过，这才在外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儿，才叫霸王馆。他们又在外胡做非为，留下我的名姓，从此便传出我的恶名去。那么二弟你来，所为何故呢？”赵庭便将自家世一说，又说：“特来找您，要打算入绿林。”又将遇见焦雄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宋锦道：“二弟呀，你不可如此。愚兄我今年四十有二，还不敢去入绿林当贼。你今年二十有一，就敢说当贼，岂有此理。你先在我这里住着吧，等到过年春暖花开的时候，我亲身送你回家。”赵华阳说：“不用的，师哥你不用管，我是非入绿林闯荡不可。闻听人言，您与彭化龙相好，那就请您带小弟前去，面见於他，请下转牌。当年师父教我一手绝艺，名叫蝎子爬城，可以爬碑献艺。”宋锦说：“不错，倒有此人，只是不好办吧。”赵庭说：“我心意已决，再无更改。”宋锦叹了口气遂说：“好吧，容我带你前去。有一天东村闹贼，被我赶到，后来又来了两个好友，才将贼人拿获。将来你要见了那二人，可是咱们好友。他们是弟兄二人，一个叫金须虾米王佐、银须虾米王禄，水性最好。”赵庭说：“记下了，师哥咱们可几时走呢？”宋士公道：“二弟呀，要依我相劝，你还是回家去吧。家下又无三兄四弟，只有你一人。你要不回去，岂不急坏了二老？再者说，你要爬碑献艺，练不好那可一定死在下三门的门长手下。”赵庭说：“我也不怕。因为我说下不能回家啦。”宋锦一听，知道他是立下了志向啦，不好驳回，遂说：“二哥，既有此志，那我也不好再问。可是也得等明年开春，三四月里好不好呢？”赵庭说：“也好。”说完他便在此店住。过了年已到了三月，可是宋锦总是用言语支吾，仍然不提。

这一天戴家弟兄也在此，哥四个在院中坐着闲谈。赵庭竟发怔，一言不发。戴文龙问道：“二弟，你为何不言语啦？坐在那里发怔。”赵庭一闻此言，双眼落泪。说道：“唔呀，师哥哥要了吾的命哉。”文龙说：“你有事可以说出来呀，为甚么如此呢。”赵庭道：“我要入绿林，他不带我去请转牌。”宋锦道：“二弟你不知，那转牌如同圣旨一样，不是轻易请的。要不然你在影壁上先练练我看看，如果能成，我一定带你去。”赵庭说：“不成。当初师父说过，见不着转牌不准我练，已对天赌咒，不敢轻试。”宋士公无法，只可答应。赵华阳看他如此，知道他有点成心，便在夜间，自己偷偷的写了一张字柬，上面写的是：“三位兄长，千万别找，赵庭走了。赶奔苏州，找彭去了。请来转牌，爬碑献艺，得来守正戒淫花，兄长一瞧，便知今晓。”写完了之后，便给压在砚台旁边。他就收拾好了，浑身紧衬俐落，取出匕首刀来，划开后窗户，开了窗户他就出去啦。到了外边，双脚勾住了瓦檐，使